



德语经典文学手绘插画本

茵梦湖

[德] 特奥尔多·施托姆 著
励浩丹 译
杨舒慧 绘

光明日报出版社

德语经典文学手绘插画本

茵梦湖

【德】特奥多尔·施托姆 著

励洁丹 译

杨舒蕙 绘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茵梦湖 / (德) 施托姆 (Storm,T.) 著 ; 励洁丹译; 杨舒蕙绘. --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12
(德语经典文学手绘插画本)
ISBN 978-7-5112-5543-3

I. ①茵… II. ①施… ②励… ③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德国—近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德国—近代 IV. ①I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3144 号

茵梦湖

著 者:【德】特奥多尔·施托姆

译 者: 励洁丹

绘 者: 杨舒蕙

责任编辑: 章小可

责任校对: 刘成聪

封面设计: 杨舒蕙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2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90×975 1/16

字 数: 185 千字

印 张: 15.25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5543-3

定 价: 39.00 元

序一

Vorwort

文学的载体是文字，但它同时又是超越文字物理符号本身的存在。这是独立于“意”而存在的“质”。文字的集合不仅仅具有理性的逻辑延展结构，也是万千直觉的汇聚之地。若将每个字词都赋予字面以外的感情，那一句话、一段文必将是各种矛盾与协律相互较量、相互吞噬的结果。最终传达到我们脑中的这句话或这段文，究竟该如何理解，并无如数学般的精密答案。也正由于这种不确定性，为所有读者打开了一扇独属于精神的自由之门。

文学的自由，是创作的自由，也是脱离于形而下之实际的自由；而文学，又往往是历时且经典的。当下的言语无法被判定为文学，而当我们看到文字的时候，它一定产生于已经过去的某个时刻。无论题材、内容为何，文学一定首先是一种回忆。而这种回忆，追溯到作者，也追溯到读者本身。通过文本，我们获得了超越于文字的“意”的理解，后转而对其“质”的更为深入的思考。这种思考对于人自身往往具有启示作用。著名的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曾经说过：“我在年轻的时候阅读小说时，有时内心会出现一片宽广、深远而又宁静的景观，有时光线暗淡下去，黑白分明并且

相互分离，各种阴影在其中涌动。有时候，我惊诧地感到整个世界沉浸在一种迥然不同的光芒之中。有的时候，余晖普照，含摄一切，整个宇宙化为唯一的情绪和唯一的样式。我知道，我爱上了这种感觉，我在书中追求的正是这种特别的氛围。”

当杨舒蕙和朱笑宇邀请我为这套经典德语文学手绘插画本丛书作序时，我回忆起旧时在德国阅读这些文学作品时的场景……现在已然风过云迁，重新接触到这些作品，也算是一种缘分。我细细品读了这套“德语经典文学手绘插画本”，又重拾起一些淡忘的心绪，别有一番滋味。卡夫卡、施托姆、茨威格、布莱希特、荷尔德林，这些大师们分别在文学的不同领域以不同的形式追问人生的意义，探索人生的自由，这确实能够与我们心内的“质”相互呼应，无论时空如何变化。

愿这套丛书也为正在读这本书的你，带来自由。

王小慧

2013年11月 上海

序二

Vorwort

通常来讲，艺术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觉性”的艺术家，他们以自己的直觉式的感觉与认知，以艺术的形式预示个体生命过程中的自我判断；另一类则被称作“理性式”的艺术家，他们以自身对文化与艺术的深刻的思辨形式意义上的解读与体悟，来判断自己的创作方向与创作形式。

但作为一个优秀的插图艺术家，则需要兼备以上两种特质。

任何文学创作，除了常规意义上的文学性与实用性价值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往往试图完整诠释作者本人对人生现状的想象与理解，是一种体察事物表象后的自我意识解读，具有“秉烛照亮新的思想境界”。由此，深入理解作者的社会情境中的生存方式、生活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认识，是思索其文学精神性的重要手段。只有如此，才可能将这种精神性的内涵转换为艺术上的视觉符号。

文字是通过书写传达自我认识，而艺术则通过视觉符号来表现内心的情感，认识与情感二者构成某种互补的平行互动关

系，它们各自独立在共同的空间中，一起“合谋地”力透作者的观念与思想。在杨舒蕙的插图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了她游刃在文学中的自傲与语言的痴迷；与此相悖，在绘画上，她毫不犹豫地将文学狂欢抛弃，继以瓦解、刻画来彻底拆解作者笔下的人物。故我们在全套丛书的插图作品中，看到了作者根据不同的观念塑造的不同作品风格与不同艺术表现手法。例如为卡夫卡的《变形记》一书所作的32幅插图，均以强烈的表现主义风格示人。其大胆、强烈、充满个性，将卡夫卡敏感细腻、自我放逐的、与世界隔膜疏离的，同时也是自恋的个人特质以浓烈的表现方式，通过线条、颜色与构图来表达和文字表现本身同步的但却有异样的体验。

与此同时，此套丛书的另一位插画作者朱笑宇，她为荷尔德林《当我还是少年时》所画的全部插图充满了古典、含蓄和诗意的气质。透过这些象征主义式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由艺术家的内心与原著文意互生的过程——时而融合，时而飘逸，时而拒绝。画家笔下的形与物是内心的暗涌，但缓缓层染，我们从中

看到了栩栩如生的人与景，但它们却游离甚至隐蔽在现实与过去的悬念中。因此，她的绘画是诗性的飘逸与忧伤。海德格尔说过“思即诗，诗能传达形而上学所不知”，在我看来，这个不知即是艺术的不确定性。

在拉丁文的字义中，“illustrare”的原意除了具有烘托、渲染的意义之外，还有“照亮”的意思。在我看来，这套丛书插图的意义在于不仅用视觉艺术将原著中所有看不尽的渊藪之处“照亮”，同时也重新照亮了读者在日常生活的庸常中所渐渐迷失的性与灵，点燃了他们回归自我存在的自信与浪漫。

王小松

2013年10月 杭州

目 录

Inhalt

001 茵梦湖

049 白马骑士

213 汉斯熊

C

H

I



E

M

茵
梦
湖

S

E

E



老人

一个深秋的午后，一位穿着考究的老人正沿着街道慢慢走来。他好像是散步后正要回家的样子，因为他那双老式的搭扣鞋上已经沾满了灰尘。他的腋下夹着一把带有金色把手的长手杖，那双黝黑深邃的眼睛平静地环顾着四周，有时向下眺望那座正沐浴在夕阳余晖里的城市。他的眼睛里仿佛还藏着那已然逝去了的全部青春，同时也与他那苍苍白发形成了奇特的对比。他似乎是一个外乡人，因为尽管有好些人会不由自主地对这双严肃的眼睛看上几眼，但向他打招呼的路人却是寥寥无几。最后，他静静地站到了一座山墙向街的高房子前，再一次向那座城市望了一眼，随后走进了门廊。伴着门铃的响起，屋子里有人把朝向门廊的小窗洞上的绿色窗帘拉了起来，里面露出了一位老妇人的面容。老人挥着手杖向她打招呼。“还用不着点灯！”他说话的时候带着点南方口音。女管家就又把窗帘放了下去。老人随即穿过宽阔的门廊，然后经过一间起居室，那里的几面墙上立着放有瓷质花瓶的大橡木柜；接着他走进对面的一扇门，来到一个狭小的过道，这里有一道窄仄的楼梯通往后面楼上的房子。他慢慢地爬上楼梯，打开上面的一扇门，进入了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这里非常安适静谧，有一面墙上几乎全是书架和书柜，另一面墙上挂着人物和风景画。一张铺着绿色台布的桌子上放着好几本打开了的书，桌子前面是一把放有红色天鹅绒靠垫的笨重靠背椅。老人把帽子和手杖放到了角落里，然后坐到椅子上，双手交叉，看起来

他的眼里仿佛裹藏着已然逝去的全部青春。睫毛像米色的蛾翅。灰色的瞳孔无力地嵌于其下。

他的白发斑驳。似乎是个外乡之人。

风尘仆仆地归来，如几十年前一样：青年心中深藏着爱情——与今天这般苍老的面容相比，竟已经难分了。

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爱情显得美好。

爱情失传了。



像是在作散步后的休息。他就这么坐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道月光透过玻璃窗照到了墙上的画像上，这一缕亮光缓慢地移动着，老人的目光也不由自主地跟随着它。随后，这道亮光落到了一副镶嵌在朴素的黑色相框里的小像上。“伊丽莎白！”老人轻声念道，随着这一声呼唤，时间就产生了变化——他回到了他的青年时代。

孩子们

顷刻，一个小女孩的可爱身影出现在他面前。她叫伊丽莎白，那时差不多正好五岁，而他的年纪则要比她大一倍。她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红丝绸的小围巾，衬着那双褐色的眼睛，显得漂亮极了。“莱因哈特！”她喊道：“我们放假了！放假了！一整天都不用上课，明天也不用！”

莱因哈特把他已经夹到腋下的计算板赶忙放到了门后面，随即两个孩子便穿过房子跑进花园，又穿过花园门跑到了大草地上。这个出乎意料的假期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用。借助伊丽莎白的帮助，莱因哈特已经在这里用草皮搭起了一幢房子，他们打算夏天的晚上就住在这里，可还缺一条长凳。这会儿他立马就开工了，钉子、锤子和必要的木板都已经准备好了。在他干活的时候，伊丽莎白就沿着围墙捡野锦葵的环形花籽放到围裙里，她想要用这些种子替自己做几条链子和项圈。当莱因哈特虽然敲弯了不少钉子但最后终于把长凳做好，再一次走到外面阳光



下时，她已经远远地走到了草地的另一头。

“伊丽莎白！”他喊道，“伊丽莎白！”然后她就跑回来了，一路上卷发飘拂着。“快来，”他说，“我们的房子现在造好了。你应该已经很热了，快进来！我们就坐到新凳子上！我来给你讲故事。”

于是，两个孩子就一起进到屋里，坐在新的长凳上。伊丽莎白从围裙里拿出小小的环形花籽，用长线把它们串起来；莱因哈特则开始讲故事了：“从前有三个纺织姑娘……”

“哎，”伊丽莎白说，“这个故事我都能背了，你不要老是讲同样的故事呀。”

这样一来，莱因哈特就不得不把三个纺织姑娘的故事放到一边，转而开始讲一个被扔到狮子洞里的可怜男人的故事。“那是在夜晚，”他讲道，“你知道，黑极了，狮子们已经睡觉了。但是就算在睡觉的时候，它们有时也会打哈欠，把红色的舌头伸到外面来，于是这个男人就战战兢兢、害怕不已，觉得天已经亮了。就在这时，他的旁边突然出现了一道亮光，当他抬头往上看的时候，发现前面站着一位天使。天使向他招招手，然后就径直走进了岩洞里。”

伊丽莎白专注地听着。“一位天使？”她问道，“那他有翅膀吗？”

“这只不过是故事而已，”莱因哈特答道，“世上根本就没有天使！”

“喔，莱因哈特！”她说道，紧盯着他的脸。但当他不高兴地看向她时，她就迟疑地问他：“那为什么他们老是这么说

呢？妈妈和姑姑，还有学校里的人？”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他答道。

“那你说，”伊丽莎白道，“难道也没有狮子吗？”

“狮子？当然有狮子！在印度就有，那里的佛教徒把狮子驾在车前面，就这样坐着车穿过沙漠。等我长大了我要亲自上那儿去，那里比我们这儿要漂亮几千倍，那里根本就没有冬天。你也得跟我一起去，你愿意吗？”

“愿意的，”伊丽莎白说，“可妈妈也得一道去，还有你的妈妈。”

“不，”莱因哈特说，“那时她们就太老啦，她们可不能一块去。”

“可我不可以一个人去呀。”

“到那时你就可以一个人去了。那时你就真的成了我的妻子，这样别人就再也管不着你了。”

“可我妈妈会哭的。”

“我们会回来的！”莱因哈特大声说，“你就直接说吧，你愿意和我一道旅行吗？不然我就一个人去啦，那时我就再也不回来了。”

小姑娘都快哭出来了。

“别这么凶地瞪着我呀，”她说道，“我愿意和你一起去印度的。”

莱因哈特快乐地发狂似的紧紧抓住她的双手，把她拉到了外面的大草地上。“去印度！去印度！”他唱着，和她一道转着圈子，



她那红色的小围巾从脖子上飞了出去。可是随后，他却突然松开了她，严肃地说：“可这事儿是不可能成的，你没有这个勇气。”

“伊丽莎白！莱因哈特！”这时有人在花园门口呼唤。“在这里！在这里！”孩子们答道，然后手拉手蹦蹦跳跳地回家了。

森林里

两个孩子就这么生活在一起：对他来说，她常常太过安静，而对她来说，他却往往太过激烈，可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分开。他们几乎分享了所有的空暇时光，冬天在母亲们狭窄的房间里，夏天则在树林和田野里。有一次，伊丽莎白在莱因哈特面前被老师责骂了，于是他愤怒地把计算板摔到桌上，想把老师的怒气转移到自己身上，可是老师并没有注意到他。但莱因哈特却再也听不进地理课了，他不听课，却作了一首长诗。在诗里，他把自己比成一头雏鹰，把老师比作一只灰鸦，把伊丽莎白比作一只白鸽。雏鹰发誓，一旦自己羽翼长成，它就要向灰鸦进行报复。年轻的诗人热泪盈眶，他觉得自己非常崇高。回家之后，他设法弄到了一本有许多空白页的羊皮小册子，在开头几页上小心翼翼地写下了他的第一首诗。不久之后，他上了另一所学校，在这里，他和一些同龄男孩交了新朋友，但他和伊丽莎白的来往却丝毫没有受此影响。现在他开始从一些向伊丽莎白讲了又讲的故事中挑出一些她最喜欢的记下来；在写的时候，他常常有一种感觉，想要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也写进去，可他却不知为何总是没法做成。所以他